

搅水女人

巴尔扎克著

傅 雷 译



200406621

26

搅水女人

巴尔扎克著

傅雷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255/8
Honoré de Balzac
LA RABOUILLEUSE

Edition "Classiques Garnier", Paris, 1950.

搅水女人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206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0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6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3年7月湖北第3次印刷
印数 147,001—209,000

书号 10019·1694

定价 0.98 元

譯 者 序

“攪水女人”最初发表第一部，題作“两兄弟”，第二部发表的时候标题是“一个内地单身汉的生活”，写完第三部印成单行本，又改用“两兄弟”作为总題目。巴尔扎克在遺留的筆記上又改称这部小說为“攪水女人”，在他身后重印的版本便一貫沿用这个題目。

因为巴尔扎克一再更改书名，有些学者认为倘若作者多活几年，在他手里重印一次全部“人間喜剧”的話，可能还要改动名字。原因是小說包含好几个差不多同样重要的因素（或者說主題），究竟哪一个因素或主題最重要，連作者自己也一再躊躇，难以决定。

按照巴尔扎克生前手訂的“人間喜剧”总目，这部小說列在“風俗研究編”的“内地生活栏”，在内地生活栏中又作为写“独身者”生活的第三部；可見当时作者的重点是在于約翰一雅各·罗日这个单身汉。

在讀者眼中，罗日的故事固然重要，他的遺產和他跟攪水女人的关系当然是罗日故事的主要内容；可是腓列普的历史，重要的程度有过无不及；而两兄弟从头至尾的对比以及母亲的溺愛不明也佔着很大的比重。“攪水女人”的标题与小說的内容不相

符合，至少是輕重不相称。作者用过的其他两个题目，“两兄弟”和“一个内地单身汉的生活”，同样显不出小說的中心。可怜的罗日和腓列普相比只是一个次要人物，爭夺遗产只是一个插曲，儘管是帮助腓列普得势的最重要的因素。

再以本书在“人間喜剧”这个总体中所佔的地位而論，以巴尔扎克在近代文学史上創造的人物而論，公认的典型，可以同高老头，葛朗台，貝姨，邦斯，皮罗多，伏脫冷，于洛，杜·蒂埃等並列而並傳的，既非攪水女人，亦非膿包罗日，而是坏蛋腓列普·勃里杜。腓列普已是巴尔扎克笔下出名的“人妖”之一，至今提到他的名字还是令人惊心动魄的。

檢閱巴尔扎克关于写作計劃的文件以及他和友人的通信，可以断定他写本书的动机的确在于内地单身汉，以爭夺遗产为主要情节，其中只是牵涉到一个情妇，一个外甥和其他有共同承继权的人。但人物的发展自有他的邏輯，在某些特殊条件之下，有其势所必然的发展阶段和最后的歸宿。任何作家在創作过程中都不免受这种邏輯支配，也难免受平日最感兴趣的某些性格吸引，在不知不觉中轉移全书的重心，使作品完成以后与动笔时的原意不尽相符，甚至作者对书名的选择也变得迟疑不决了。巴尔扎克的“攪水女人”便是这样一个例子。大家知道，巴尔扎克最爱研究也最擅长塑造的人物，是有极强烈的情欲，在某个环境中畸形的发展下去，終于变做人妖一般的男女！情欲的对象或是金錢，結果就有葛朗台那样的守財奴；或是儿女之爱，以高老头为代表；或是色情，以于洛为代表；或是口腹之欲，例如邦斯。写到一个性格如恶魔般的腓列普，巴尔扎克当然不会放过机会，不把他尽量发展的。何况在所有的小說家中，巴尔扎克是最富于幻境的一个；他的日常生活常常同幻想生活混在一起，和朋

友們談天會忽然提到他所創造的某個人物現在如何如何，仿佛那個人物是一個實有的人，是大家共同認識的，所以隨時提到他的近狀。這樣一個作家當然比別的作家更容易被自己的假想人物牽着走。作品寫完以後，重心也就更可能和原來的計劃有所出入。

他的人物雖然發展得畸形，他却不認為這畸形是絕無僅有的例外。腓列普就不是孤立的；瑪克斯對攪水女人和羅日的命運起着決定性的作用，明明是腓列普的副本；在腓列普與瑪克斯背後，還有一批拿破崙的舊部和在書中不露面的，參加幾次政治陰謀的軍人。為了寫瑪克斯的活動和反映伊蘇屯人的麻痺，作者加入一個有生有色的插曲——逍遙團的搗亂。要說明逍遙團產生的原因，不能不描繪整個伊蘇屯社會，從而牽涉到城市的歷史；而且地方上道德觀念的淡薄，當局的懦弱無能，也需要在更深遠的歷史中去找根據。內地生活經過這樣的寫照，不但各種人物各種生活有了解釋，全書的天地也更加擴大，有了像巨幅的歷史畫一樣廣闊的視野。

與腓列普作比較的約瑟也不是孤立的。一群優秀的藝術家替約瑟做陪襯，也和一般墮落的女演員作對比。應當附帶提一句的是，巴爾扎克在陰暗的畫面上隨時會加幾筆色調明朗的點染：台戈安太太儘管有賭彩票的惡習，却是古道熱腸的好女人，而且一舉一動都很可愛；便是瑪麗埃德也有一段動人的手足之情和向社會英勇鬥爭的意志，博得讀者的同情。巴爾扎克的人物所以有血有肉，那麼富於人情味與現實感，一部分未始不是由於這種明暗的交織。

巍然矗立在這些錯綜複雜的景象后面的，一方面是內地的巴黎的地方背景；一方面是十九世紀前期法國的時代背景；從大

革命起到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后一个时期为止，政治上或明或暗的波动，金融与政治的勾结，官场的腐败，风气的淫靡，穷艺术家的奋斗，文艺思潮的转变，在小说的情节所需要的范围之内都接触到了。

巴尔扎克在“人间喜剧”的总序中说，他写小说的目的既要像动物学家一般分析人的动物因素，就是说人的本性，又要分析他的社会因素，就是说造成某一典型的人的环境。他认为：“人性非善非恶，生来具备许多本能和才能。社会决不像卢梭说的使人堕落，而能使人进步，改善，但利害关系往往大大发展了人的坏倾向。”巴尔扎克同时自命为历史家，既要写某一时代的人情风俗史，还要为整个城市整个地区留下一部真实的记录。因此他刻画人物固然用抽丝剥茧的方式尽量挖掘；写的城市，街道，房屋，家具，衣著，装饰，也无一不是忠实到极点的工笔画。在他看来，每一个小节都与特定时期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密切相关。这些特点见之于他所有的作品，而在“搅水女人”中尤其显著，也表现得特别成功。

环绕在忍心害理，无恶不作的腓列普周围的，有腰包罗日的行尸走肉的生活，有搅水女人的泼辣无耻的活剧，有玛克斯的阴险恶毒的手段，有退伍军人的穷途末路的挣扎，有无赖少年的无法无天的恶作剧，又有勃里杜太太那样糊涂没用的好人，有腓列普的一般酒肉朋友，社会的渣滓，又有约瑟和一般忠于艺术的青年，社会的精华……形形色色的人物与场面使这部小说不愧为巴尔扎克的情节最复杂，色彩最丰富的杰作之一。有人说只要法国小说存在下去，永远有人会讨论这部小说，研究这部小说。

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一日

目 次

译者序	1
-----------	---

第一部 两兄弟

一 台戈安家和罗日家	1
二 勃里杜家	7
三 两个倒楣的寡妇	13
四 志趣	18
五 家庭中的大人物	27
六 瑪丽埃德	37
七 腓列普順手牵羊	50
八 为娘的心怎么冷下来的	66
九 腓列普的最后几手	77

第二部 一个内地单身汉的生活

一 伊苏屯	93
二 逍遙騎士	102
三 高涅德酒店	113
四 攪水女人	123

五	丑恶而平凡的故事	139
六	法里沃的大車	148
七	五个奥勋	159
八	馬基雅弗利式的瑪克桑斯	172
九	戳了一刀	187
十	刑事案子	197
十一	腓列普在伊苏屯	210

第三部 遗产归誰

一	承继人的參考資料	223
二	你死我活的决斗	244
三	罗日太太	255
四	圣女的懺悔	266
五	結局	278

第一部 两兄弟*

一 台戈安家和罗日家

一七九二年，替伊苏屯的布尔乔亚治病的有个姓罗日的医生，出名的为人阴险。他老婆是当地最漂亮的女人，但据某些大胆的人说，罗日待老婆很坏。说不定那女的也有点儿傻。虽然朋友们多方刺探，闲人们议论纷纷，忌妒的人飞短流长，这个家庭的内幕，外边还是知道很少。大凡对罗日那种人，社会上一向有句老话，说“他不是个好惹的人。”因此罗日活着的时节，大家绝口不提他的事，见了他也客客气气。

女的姓台戈安，出嫁之前身体就很虚弱，据说医生倒是看中这一点才娶她的。她开头生一个儿子，又生一个女儿，事有凑巧，一男一女相隔十年，人家还说罗日虽是医生，也没料到会生第二个孩子。那很晚出世的女儿名叫阿迦德。这些小事太简单太平凡了，似乎不值得史家作为一个故事的开场，但不说明在先，像罗日那种性格的人可能被认为忍心害理，灭绝人性的父亲；其实他只不过逞着坏脾气行事。许多人把这坏脾气用一句可怕的

* 巴尔扎克生前印行的各种版本，本书第一部标题时有时无。兹为全书面目分明起见，仍将标题列入。

老話掩蓋，說什麼“男子漢非有烈性不可！”这句剛強的格言害不少女人受罪。醫生的丈人丈母台戈安夫妻做的是貝利的金羊毛生意，^①代業主賣出，代商人買進，兩面拿佣金。他們靠此營生變得又有錢又苛刻；不少人的處世之道都是這樣。

台戈安的儿子，羅日太太的兄弟，不喜歡住在伊蘇屯，到巴黎去另謀出路，在聖·奧諾雷街盤下一家油酒雜貨鋪。這一下台戈安可倒了楣。可是有什麼辦法呢？油酒雜貨商喜歡油酒雜貨的程度，同藝術家討厭油酒雜貨的程度正好相等。促成各式各樣志趣的社會因素，還沒有人深入研究。我們不比埃及人，兒子不一定要繼承父親的行業，那末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一個人不開麵包店而開紙店呢？這是一個很有興趣的問題。何況台戈安的志趣還受愛情推動。老板娘漂亮得很，他為之神魂顛倒，眼睛望着她，心里千思百想，其中有個念頭是：“好吧，讓我也來開一家雜貨店！”凭着耐性跟父母寄給他的一點兒錢，他和老東家皮克西沃的寡婦結了婚。一七九二年，人家都說台戈安的營業很好。那時兩老還活着，他們把羊毛生意收歇了，拿資金買進政府沒收下來的產業；^②而這又是一種金羊毛！他們的女婿羅日醫生，差不多算准自己快斷弦了，把女兒送往巴黎的舅子那里，一方面讓她見識見識京城，一方面對她也不懷好意。巴黎的台戈安沒有兒女，台戈安太太丈夫十二歲，身體壯健，但胖得像葡萄收割過後的畫眉。狡猾的羅日醫生醫道還高明，料定台戈安夫妻正和童話上的規律相反，兩口子儘管日子過得快活，却決不會生兒育女。他們很可能疼愛阿迦德。羅日醫生存心不給女兒遺產，

① 貝利是法國古行省，包括今日的希爾與安特爾二州，伊蘇屯即在貝利地區之內。作者說金羊毛因為貝利的羊毛特別好，而且羊毛生意能賺大錢。

② 大革命後，凡流亡貴族及教會產業均由政府沒收，陸續拍賣，價錢很便宜。

能送她到外地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好不得意。阿迦德是伊苏屯最美的姑娘，长得既不像父亲，也不像母亲。为了她的出世，罗日医生和他的好朋友罗斯多先生闹得友谊破裂。罗斯多过去做按察使的代办，不久以前从伊苏屯搬走。在伊苏屯那么山明水秀的地方上出生的人，看见一家人家肯脱离本乡，当然觉得奇怪透顶，要追问原因了。一般嘴皮刻薄的人说，有仇必报的罗日曾经大声嚷过，罗斯多将来一定由他送终。这话从一个医生嘴里说出来，作用跟炮弹一样。国民议会一撤消按察使代办的职位，罗斯多便离开伊苏屯，从此没有再来。

罗斯多家搬走以后，罗日太太老是在奥勋太太身边消磨日子；奥勋太太是前任按察使代办的同胞姊妹，也是阿迦德的乾娘，罗日太太的苦处只向她一个人诉说。因此关于美丽的罗日太太的事，伊苏屯人所知道的一星半点全得之于好心的奥勋太太，而且是在医生死后说的。

罗日太太一听到丈夫要送阿迦德去巴黎，就说：

“我从此看不见女儿了！”

老成的奥勋太太讲到这里，加上一句按语说：“唉！这话竟被她说中了。”

于是可怜的媽媽脸色黄得像木瓜。据说罗日有心用文火慢慢儿烤她；看她神气，此话倒也并非虚语。她的腰包儿子的态度叫受了冤枉的娘更加伤心。那傢伙事事糊塗，父亲既不管教，或许还加以鼓励，所以儿子对娘应有的孝顺和规矩完全谈不到。约翰一雅各·罗日长相像爷，并且像他坏的方面；而医生本人，无论品行相貌都已经不大体面了。

可爱的阿迦德到了台戈安家，对舅舅并不吉利。一个星期之内，或者应当说一句^①之内，因为那时已经宣布共和，夫儿

埃一丹維爾^②凭着罗伯斯比哀一句話，把台戈安抓进監獄。台戈安先是不聰明，认为当时的大飢荒是出于虛構，又糊塗透頂，相信真有什么言論自由，一边侍候主顧一边說出自己的意見。罗伯斯比哀住在一個木匠家里，木匠的女人杜北萊替偉大的公民收拾屋子。也是台戈安合該倒楣，女公民^③杜北萊偏偏照顧貝利佬的生意。她认为雜貨店老板的想法侮辱了瑪克西米里安一世^④。她看了台戈安夫妻倆的生活本來就不順眼，加上她是雅各賓俱樂部的信徒，常在群眾法庭上一面打毛綫一面听审，觉得台戈安女公民的姿色大有貴族意味；便把台戈安的議論搬給她的溫和厚道的東家听，还添油加醬，把話說得更惡毒。雜貨店老板的被捕是为了囤積，那是当时極普通的罪名。台戈安坐了牢，老婆便四下奔走营救。但她手段非常笨拙，向一般掌权的人說的話，在老于世故的人听来竟以为她有心要断送丈夫。台戈安太太認識內政部部长洛朗手下的一位秘書，也是以后几任內政部长的得力助手，姓勃里杜。勃里杜帮她活动，救雜貨店老板。按說世界上总有些了不起的傻子，真正做到一清如水，所以那廉潔的科长决不向操台戈安生杀之权的人行賄，只求他們秉公办理！无奈要求那时的人秉公办理，等于要求他們让波旁王室复辟。吉倫特党的部长正和罗伯斯比哀明爭暗斗，他对勃里杜說：

“你管什么閑事呀？”

① 法国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宣布共和，新政中有一項是以一句代替一星期。

② 当时革命法庭的檢察官。

③ 大革命时期廢除先生太太的称呼，改称为公民与女公民。

④ 罗伯斯比哀名叫瑪克西米里安，作者这里是使用罗伯斯比哀的信徒的口吻称之为瑪克西米里安一世。

老实的科长到处說情，到处听到那句冷酷的回答：“你管什么閑事呀？”勃里杜乖乖的劝台戈安太太安静下来；可是她非但不去交結罗伯斯比哀的老媽子，反而把告密的女人恶口毒舌咒了一頓。她去見一位国民議会的議員，那議員自己还怕性命难保，嘴里却回答道：

“我会跟罗伯斯比哀說的。”

漂亮的杂货店老板娘听了，赛过吃了定心丸；那位保护人当然守口如瓶，一字不提。其实只要送杜北莱女公民几斤糖，几瓶好燒酒，就能救出台戈安。这一点小枝节证明在革命时期为保住脑袋而請托規矩人，跟請托坏蛋一样危險；你只能靠自己。台戈安性命是完了，不过上断头台有安特萊·希尼埃^①做伴，也算沾到一些光荣。沒有問題，杂货和詩歌那一回是破題儿第一遭在真人身上結合，因为不論过去将来，詩歌和杂货暗里始終有关系。^②台戈安的死比安特萊·希尼埃的死更加震动人心。直要三十年之后，大家才看出死掉安特萊·希尼埃对法兰西的损失，远过于死掉一个台戈安。罗伯斯比哀的措施至少有一点好处，就是到一八三〇年为止，杂货商都吓破胆子，沒有敢再过問政治。台戈安鋪子和罗伯斯比哀的住家近在咫尺。接手杂货鋪的人营业虧本，把店基盘給有名的花粉商賽查·皮罗多。但是台戈安上断头台的晦气好像会傳染似的，“女苏丹两用油膏”和“潤肤水”^③的发明人也在那屋子里弄到破产。这个問題只能让占卜星相一类的学問去解答了。

內政部的科长勃里杜拜訪过几回倒楣的台戈安的老婆，看

① 法国詩人，最初参加革命，一七九四年上断头台。

② 法国文艺复兴期的七星派詩人用輕蔑的口吻称某些小詩为“油酒杂货”。

③ 这是皮罗多賴以发迹的两种化妆品，詳見巴尔扎克另一小說《賽查·皮罗多盛衰記》。

了阿迦德·罗日那种恬靜的，冷冰冰的，純朴的美，印象很深。寡妇悲痛万分，沒有心腸把第二个亡夫的买卖繼續下去。科长去安慰寡妇，結果是不出十天，但等阿迦德的父亲一到，——而他也来的很快，——就把可爱的姑娘娶过去了。医生发觉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喜出望外，因为从此他的老婆变为娘家唯一的承继人了。他急忙赶到巴黎，主要不在于参加女儿的婚礼，而在于按照他的意思訂立婚书。勃里杜只有一片痴情，念头不在金錢，听凭居心不良的医生一手摆布。医生如何利用女婿的盲目，看了这故事的下文就知道。

台戈安老夫妇相隔两年，先后过世。所有的动产，不动产，全归罗日太太承继，就是說归了医生。后来医生太太也敌不过丈夫，到一七九九年年初死了。罗日又有葡萄园，又买进农庄，又买进铁鋪，还有羊毛出卖！他的宝贝儿子一无所能，好在老子替他安排的前途不过做个現成的业主，让他痴騷的在金錢堆里长大，断定孩子至少会把日子混到老死，在这方面不一定就比世界上最博学的人差到那里。一七九九年代，伊苏屯一般精明人已經派定罗日老头有三万法郎收入。老婆死后，医生照旧荒唐，不过把生活調整了一下，关起大門躲在家里作乐。一八〇五年，性格那么剛强的医生死了。那时伊苏屯的布尔乔亚可不知說了他多少坏話，关于他腐敗的私生活，傳來傳去的故事也不知有多少！約翰一雅各·罗日后来被老子看出糊塗沒用，管得很紧，他始終沒有娶亲，沒娶亲的原因很严重，我們这部小說有許多笔墨就是說明这一点。以后你們会发觉，他的独身一部分也錯在医生。

現在应当看看父亲拿女儿出气的后果。他认为女儿不是自己生的，其实千真万确是他生的。生育方面有些为科学說不出

所以然的怪現象，伊苏屯可沒有一個人注意到。阿迦德像羅日醫生的母親。一般人認為痛風症會跳過一代，由祖父傳給孫子；性情脾氣和痛風症一樣跳一代的情形也並不少見。

例如阿迦德的大孩子相貌像娘，品性完全像外公羅日醫生。這又是一個難題，還是留給二十世紀去解答吧；也許我們的子侄輩會用一套微生物學上的好聽的術語，對這個奧妙的問題跟現在的學術界寫出一樣多的謬論來。

二 勃里杜家

阿迦德·羅日的那種臉，像聖母瑪麗亞的一樣，結了婚還保持童貞的氣息，所以人人稱賞。她的肖像至今掛在勃里杜畫室裏，一張鵝蛋臉潔白無瑕，頭髮雖則金黃，皮膚上可沒有一個紅斑。額角清秀，嘴巴細巧，鼻子長得輕靈，耳朵有模有樣，眼睫毛很長，深藍的眼睛不知有多少溫柔，整個的臉有一股恬靜的氣息；今日不少藝術家看了畫都要問勃里杜：^①“是不是臨的拉斐爾？”當年科長想娶這個姑娘可以說是福至心靈。凡是內地出身，從來沒離開過母親而會當家的主婦，要算阿迦德最合乎理想了。信教而不著迷，除了教會給女人的一些知識之外，沒有受過別的教育。在世俗的眼光中，她是十全十美的好妻子；另一方面，她因為不了解人生而種下的禍根也不在少數。從前一個有名的羅馬女子，碑文上說她只管綉花，看守門戶；這兩句用來形容阿迦德的純潔，朴素，安分的生活，再貼切沒有。從執政時期起，勃里杜就死心塌地跟着拿破侖；一八〇四，羅日醫生過世的前一年，拿破侖升他為司長，年俸一萬二千法郎，還有為數可

① 以上兩次提到的勃里杜是指阿迦德的兒子，下一代的勃里杜。

观的津贴。有了这样的进款，虽然伊苏屯清算遗产的结果极不公平，阿迦德一个子儿没拿到，勃里杜也不放在心上。罗日老头未死之前六个月，把一部分产业卖给儿子，余下的一份也给了他；这既是儿子应得的名分，也是父亲的优先赠与。在父母双方的遗产项下，阿迦德只在立婚书的时节以预支的名义到手十万法郎。勃里杜对皇帝崇拜得五体投地，像帮口里的死党一般卖力，帮那个现代的天神实现他的壮志雄心；因为拿破仑看到法国疮痍满目，有心要百废并举。司长从来不嫌工作太多。计划书，备忘录，报告书，意见书，不管多重的差事都接受下来；能够为皇帝效劳真是太高兴了。他爱拿破仑的人品，又敬重他是国家的元首，不容许人家对元首的行事和计划有一言半语批评。一八〇四至一八〇八年間，司长在服尔德河滨道住着一个宽敞华丽的公寓，跟内政部和蒂勒黎宫都近在咫尺。勃里杜太太全盛时代，家里也只雇一个厨娘，一个男当差。阿迦德老是第一个起床，带着厨娘上中央菜场。男当差收拾屋子，阿迦德在厨房里料理中饭。勃里杜总得十一点左右才到部里去。他在世的时期，阿迦德始终高高兴兴的给他预备一顿精美可口的中饭，勃里杜也只有这一餐吃得称心满意。一年四季，不问天气如何，只要勃里杜出去办公，阿迦德总在窗口望着丈夫，等他在杜·巴克街上拐了弯才缩进头来。然后她亲自收拾饭桌，在各间屋里巡视一遍；然后穿扮齐整，在丈夫回家之前跟孩子们玩儿，或是带他们出去散步，或是在家接待客人。司长倘有紧急公事带回家，她便在书房里靠近他的书桌坐着，像雕像一般寂静无声，一面编毛线一面看他办公，陪他熬夜，只比他早几分钟睡觉。夫妻俩偶而去看一次戏，坐着部里的包厢。逢到这些日子，他们就在外边吃饭；勃里杜太太像没有见过巴黎的人一样，永远觉得饭店里的景致新